

修正文库

校园抽屉小说



校园捣蛋记



孔林鸟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修正文库

校园抽屉小说



校园捣蛋记

孔林鸟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校园捣蛋记/孔林鸟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 7

(修正文库·校园抽屉小说)

ISBN 7-5008-2829-2

I. 校… II. 孔…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050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82075934 (编辑室) 62005038 (传真)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唐山新华彩印厂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92 千字

印 张: 9.875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

项小乐拿转学证明离开海蜃去往东武七中美术班的那天，在车上看报，发现关于作家项楷失踪的消息，读完后打个哈欠，拿报纸盖了脸；眼睛闭了，耳朵就异样灵敏起来，身后一对妇人的窃语渐成聒噪，听得出跟他一样，也是从海蜃上车的。那个笑声像下蛋母鸡的妇人正在讲一桩海蜃的异事，这桩事在海蜃已是家喻户晓的，项小乐也早知道，内容说的是海蜃人家传统宠养的一种鹦鹉，虽然生得红毛翠嘴奇异好看，但素无说话的本事，可是眼下却忽然有数十只同时说起了人话，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还惊动了电视台去采访，可是采访完毕，电视台一干人却哑然失笑，料不到所有鹦鹉竟全部口径一致，都鸟声怪气地说：快吃饭，吃完饭复习功课，语文、数学、政治——再一考究，就知道这些鹦鹉的家里，原来全是有高中学生的，而家长督促孩子学习要紧，日



日都重复这几句话，居然连最笨的鹦鹉都学会了。许是有谁发现了项小乐脸上盖的那张报纸，大家的话题忽然都转到报纸上关于作家项楷失踪的事情上。有消息灵通的就说那作家在失踪前几天还去看守所单独采访了一个死囚犯，不知都说了些什么，当天夜里犯人就发癫狂笑不止，而作家不几天也忽然失踪了。笑如母鸡的妇人说，她娘家侄子就在公安局开车，所以她最清楚那个犯人的来由，讲当时公安局正侦破着几宗强奸施虐案子，忽然有个女子跑来寻求保护，那女子是个纤弱瘦削的纺织厂工人，年龄还不足二十岁的，公安局的人询问究竟，她就放声恸哭——原来这女子去年交个男友，也是个工人，略施小计，就哄女子跟他同居了，谁料同居之后，这男的就露出本相，每每没有什么缘故，就要变了法往死里整她，皮鞭抽打，烟头烧烙，还不许她逃避，这女子是个没志气的，从此怕他如虎，真就日日由他，因为他的手段逐日厉害，真是生不如死了，这才记得该找公安帮助的；因为那几宗强奸施虐案子里受害的妇女身上也有这女子一样的烙伤，公安方面就将那男的拘来，细细审过，结果都是他做的案。既然败露，这人就知道是不能活了，索性将自己做下的恶事都说出来，居然是害过数十个女子的。公安方面捉到了这个家伙，立了大功，这才引来采访的媒体和文化人，跟着就发生了那个作家项楷的事。说到这里，一个小伙子像是个文学青年，说那个失踪的作家项楷是海唇作协的一个副主席，有身份的人物，而据他的分析，并不会凭空失踪的，因为报道作家失踪的都是一些街头小报，官方的大报其实并没有理会，猜这项楷说不准在哪里看上一个中意的女子专泡磨



菇去了呢，这种事又不是没先例，譬如古时候一笑姻缘的唐伯虎，为了一个秋香，也是忽然失踪了好久呢；又说自己买过项楷的几本书，见过作家照片，说项楷才二十八岁，生着一张娃娃的脸，也是一个青年，可是出的几本书却都好看，是个真材实料的才子，只是听说当了作协副主席以后，就再没出过什么书——项小乐听得兴致索然，被车摇晃着，终于昏然沉入黑甜梦乡。

一觉睡至下午三四点钟，客车已到东武县的汽车站。项小乐租辆三轮人力车上去坐了，没怎么费事，就在城区一隅找到七中。他跟门卫老头问了校长室的所在，用不着熏穴求君，轻易就把他老人家找到。校长姓李，五十岁左右，满面红光，一脸福相，认真地审视过转学证明，看一眼小乐那张戴了眼镜稚气的脸，照惯例写张字条，教他去教导处找刘主任报到。小乐给李校长鞠一个躬，返身去教导处。教导处刘主任接了李校长的条子，给项小乐登记注册，然后亲自引他去美术班，找美术班的班主任陈文勤老师。找到陈老师时，他正和一个装扮摩登的女生在办公室讲话。陈老师与李校长年龄相若，比他瘦矮，在屋子里踱着极狠的八字脚，一望而知是个淳朴的师表之人，见到刘主任和领来的学生，只是示意请坐，依然耐心地对那女生开导，肃然说：“——莫惜金缕衣，须惜少年时；莫羨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劝汝立身须苦志，月中丹桂自扶疏；该说的我都说完了。”女生也不说什么，看眼前人多，就低头径走出去。这事告一段落，陈老师两眼才一转，落到小乐头上，宛如伯乐相马，一瞥便知其劣。他蹙蹙眉头，伸手去衣袋取盒香烟，递给刘主任一



支，忽然又伸手递一支到小乐跟前，小乐仓促间下意识去接，陈老师却又飞快地抽回手去，如将石杵去捣石臼，狠狠地往嘴里一捣，咬在嘴上得意地抑不住笑，喊道：“哈哈！是吸烟的！刘主任，你净给我送这种学生——好，先说说罢，功课都怎么样，嗯？”

小乐闹了个红脸，总算还是反应快的，将备好的台词记起，一脸憨态地说：“基础还好。转学过来，是因为一位老师指点，说若再经东武七中的陈老师指导，参加高考是不成问题的。我带了原先的几幅习作，在车站的零担房，跟行李一起还没有取。安顿下来，明天就取回来请陈老师指教——”

陈老师咂着嘴唇，似是品烟，也似在品小乐的话，然后说：“明天看你的作业！既然是李校长介绍来的，而且已经来了，不收你也不妥，那就暂容你留下。不过，若不听老师教导，表现有问题，照样还会除名的。七中的美术班，可不是什么学生都能容纳的。”说时，肃穆了表情，目光给小乐警告，小乐惟有点头。

刘主任使命完成，就要告去。陈老师送他到门外，顺便喊来一个青年教师，介绍给小乐道：“这是副班主任邵老师。”项小乐赶紧起立，恭敬地叫“邵老师”。邵老师身材不高，结实而富弹性，对他一点头，算是认可这个学生。陈老师冲小乐努嘴，对邵老师道：“他刚来，没有住处，还要去总务处讨张床铺——你看安排哪间宿舍合适？”邵老师扳手指想一想，回复道：“所有宿舍都是满的！只有还去高二文班了，我去给他们班主任说。”陈老师略踌躇，点一点头，又叮嘱道：“你就说是李校长的意思——那一间宿舍虽大，也已经有三十七



八个铺位，小李子表示过不满。”

项小乐听得愕然，想不出三十七八人共居的宿舍会是什么样子。这时，邵老师已替他去找那大宿舍的班主任，一会儿回来，说李校长的意思传达过去，那小李子自然不能回绝，故此已经答应，但总务主任却一时找不到，不知道躲在哪里，还不能拿到床铺。陈老师不能平空拘了总务过来，就教这新学生先去找家旅馆住下，或许晚上，也许明天，找总务的人拿到床铺安顿好，那时候便都妥当。项小乐并不在乎能否马上解决床铺，自然听从陈老师的安排，无条件地顺受。

项小乐转学成功，欢喜地跟陈老师告别。去家旅馆开房住下，想自己方才的表现还算出色，惟有陈老师递烟时露出马脚；想到此节，小乐好气又好笑，认为也难怪自己，谁能料到陈老师那么淳朴外表的人，竟有狐狸般的狡黠，而且简直狡黠得怕人。看来由这样的老师教导，学生要想不会出丑，只有他不教你出才成。他记得《阅微草堂笔记》里说，一位官员租了套有狐仙的住宅，只因为不肯祭拜，每到他与妾室同房，狐仙就满屋子吃吃地笑，有所动作，立刻大声揭发，教他出尽了丑！后来只好重新祭拜，结果当夜就无事了，任他胡天所欲。项小乐忽然受到启发，认为跟狐仙打交道，还需要应酬和礼节，学生追随老师，当然也不能免俗。自己虽不为胡天所欲，少些草木皆兵的紧张也是好的；认为大有道理，就立刻付诸实施。

太阳落下去的时候，项小乐用过晚饭，去路边小商店走一趟，买了两条好烟，认为足以表示对于老师的敬重，就趁天黑拎到学校教师宿舍楼，打听陈老师的住处，径上门去



拜访。陈老师的女儿过来开门，知道是对父亲表示敬意的学生，热情地迎他进屋，请他落座，然后告诉他父亲在李校长家，又通知母亲。她母亲矮矮壮壮，齐耳短发梳得一丝不苟，从另间房里出来见他，知道是拎了礼品来的，一连声地埋怨，看见那两条烟，这么说道：“吓，为什么不留着自己吸？一会儿再带回去，自己吸罢！”小乐吃一惊，连称不会，心里想，下午才给陈老师捉弄一回，莫非陈师母也要施这手段？同时也好奇，猜度若表示自己会吸，她又会怎么做？他还摇着头，陈家女儿已沏了杯茶给他，陈师母便从哪里找出一盒香烟，也放到他的面前。

若是不吸烟的也罢，这东西放到吸烟人的鼻子底下，还给人殷勤地劝，项小乐不自觉地已掉出馋相，陈师母看见，忍不住就笑，教女儿给他火柴，一边说：“吸罢！我知道你们吸的。美术班的学生大都吸烟，躲着吸就是了。若是我班里的学生，那才不许——音乐生嗓子珍贵，万一吸成气管炎，高考就成问题了。”小乐问陈师母也教学么，陈师母知道他是不知情的新生，介绍自己道：“我姓仇——在学校里教音乐。我们音乐班跟你们美术班是隔着一个门的邻居。”小乐恍然明白，赶紧改称仇老师，表白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对通谱音乐之人的羡慕，称颂音乐魅力无穷，譬如古人，秦青悲歌，响遏行云。仇老师觉得跟这美术生大有谈头，于是愈来愈加投机。项小乐馋得再也忍不住，趁她高兴，当真就吸起了香烟，她果然没有怪罪。

恰好是一支烟的时间，才将烟头摁灭，陈老师和个中年男人一起，满面酒晕地回来；见到小乐，先是一怔，知道他



带了烟酒来的，生气地拍他的肩。小乐诡称是母亲一定要他送来的，陈老师才去掉生气的表情，慨叹可怜天下父母心，教他给母亲争气，将来高考成功。那中年男人触景生情，想到自己的儿子，问：“老陈，他也是美术班的学生么？”陈老师说是今天刚转来的，待床铺安顿好，一定是跟你儿子一间宿舍的。这人闻知，借着酒意，一把握住小乐的手，称许小乐秀气超人，不是俗辈，而自己的儿子就差得远，不太懂事，表示自己在外地工作，当然照顾不到这不懂事的儿子，希望项同学能够给他帮助和关照；告诉他儿子的大号，响当当的叫韩雨。项小乐被“韩愈”的大名吓住，不敢不依，便说：“肯定像待自己兄弟一样待他。”心里好笑地想，韩愈地下灵魂知道，会不会报复自己。托孤的人却不管那些，只是使劲地握他的手。陈老师要去办公室走动，顺便领小乐去找总务主任讨床铺；果然就应了俗语：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下午邵老师没办法找到那主任，而陈老师却立刻找到，喊了两个学生过来，教他们随主任抬床过去，而他亲自带小乐去看宿舍。过去一看，好像是间大图书室腾出来的，因为隔壁一个小间的门端就挂着图书室的字牌，屈在这屋子一旁像古代世家的偏房。宿舍大却爆满，如超载过量的公共汽车的肚子，十几张上下铺的铁床最紧凑地挤在里头，其中还夹塞木板单床。一会儿那床抬到，陈老师指挥学生里倒外挪，情势宛如将大钢琴往狭窄楼梯上走，终于指挥得当，在距宿舍门口一步之遥的地方将床搁稳，然后满意地拍手，教小乐明天取行李来，从此在这里睡。项小乐谢了他，目送他走去，看着将要相伴相依的床，发了半天的怔，宛若在洞房头一回看清伴偶真相



的人，只觉得不如心意，却也毫无办法。还发着呆，一个帮助抬床的学生就拍小乐的胳膊，问他的名字，然后自我介绍说：“我叫邹志强，跟你一个班，也在这间宿舍住。”小乐赶紧跟他握手，表示荣幸，请他关照。邹志强拍胸说：“这是自然。在这间宿舍里，我是咱们班住得最久的，长驻沙家浜的新四军郭建光。对自己班里的同志，当然都要关照。不说别的，你今天夜里去什么地方睡？光床板当然不成！不如你睡我的床铺，我家离学校不远，我回家去就成——好不好？”小乐真心感激，却谢绝他的好意，表白已在旅馆开房；邹志强对此表示惋惜，说他白花了钱。又问他学习美术绘画多久，他说断续学了几年，只是不好。邹志强叹着气安慰他：“那么，你跟我是难兄难弟了。不要灰心，东武七中的美术班是极有办法的，总会把你我送进高校的。实不瞒你，我已经连续考了三年，前些日子参加专业考试，还是不成功，但我从不灰心。”

小乐惊异道：“考了三年？你真有决心！为什么三年还不成？这里的美术班不是极有办法么？”

邹志强道：“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的。古代文人科考，据说谁该哪年高中全由文昌帝君说了算的。也可能我对美术总缺一点灵气，水平没有达到——咱们宿舍的孙得功，他是班里最出色的，彩画没人能比，我他妈的真崇拜他；他也连考了三年的。”

小乐愈加惊奇，问：“那又为什么？”

邹志强道：“他的绘画好，可是文化课水准太差，总是达不到高考要求的最低文化分数线。今年他又报了几家美院，



复试都过关了，现在正复习文化课，希望他今年如愿过去最后一关。在美术班，连续三年考不取不稀奇，你不知道，甚至还有连考六七年，直到二十七八岁的呢！国家该支持咱们这些考生，由这个渠道成材的人，保准将来都是晚婚模范的。”

小乐愕然失笑道：“果然都要晚婚。”心里想，这可真是老童生了。邹志强戏法一样变出两支香烟，递到他眼前说：“吸一支？”项小乐条件反射地说不会，看他怀疑的表情，想方才已吸过仇老师的，干脆就破戒到底！于是推拒的手腕转势，忸怩地又接过来，借他的火。邹志强亲自给他点着，看他吸烟弹灰的动作，讶然说：“你还说不会！我敢打赌，你是老烟民——吞烟吐雾和弹灰的姿态，没有几年的烟史，是绝对做不出。”见他明察秋毫，小乐只好承认，请他保密。

邹志强笑道：“放心。我自己也吸，在美术班，只要不去教室招摇地吸，没人管的。”

因为香烟的介入，两个人更亲近了，初次见面的同学，片刻已像是经年的老友，竟看不出丝毫隔阂。这邹志强中等个子，蓄着参差不齐的唇胡，像没有生好的一行短苗，因为土质不良减产，稀疏得可怜，头发零乱地长，像香港早期电影武馆里学徒的发型，一派大咧咧的豪气。既与小乐投缘，义气地恨不能告诉他所有的事，滔滔不绝地说，东武七中美术班指导学生高考有招，名声远播，各地美术学子闻风来依，想方设法成为这个班的学生，因此学生来源不一，五湖四海都有，可谓人物荟萃、藏龙卧虎之地，甚至工厂里宁肯辞职也要加入的工人，军队的“特务”等等。小乐听到后头，愕然瞪圆了眼睛，想工人辞职来做学生，大约是工厂环境不好，



另寻个出路也可理解，可是“特务”来做什么？打算刺探还是颠覆？邹志强不等他问，就笑着给他解释，说军队里搞精简，这个“特务”没转成志愿兵，只好复员回家，可能没兴致务农，就参加美术培训班学了一期美术，然后投身到这里的美术班再次锻造，以图个高校的出身。小乐这才明白就里，好笑地想，连“特务”都容得下，这学校真是大肚容人的。

邹志强见他爱听，愈有兴致地说：“‘特务’叫田秋原，也在这间宿舍，他的床在我跟孙得功的中间，每晚睡觉都头挨着我的脚，常嫌我脚臭，这家伙为人很厚道。”

项小乐笑道：“果真是藏龙卧虎——”

邹志强又神秘地道：“这还不算，咱们班还有武侠小说里的异人，侠客的嫡传弟子，武功高强！”

项小乐又吃一惊道：“有这事？”

邹志强好像舞台上的说书先生，宛如拿起惊堂醒木，手往小乐肩上一拍，忽然就要打住，给他说：“当然有。以后我指给你看，让你认识是谁！好——我的画具在教室里还没有收拾，快下晚自习了，我得过去一趟。反正，以后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是，明天再聊。”小乐不耽误他，握手送他出去，听他边走边跑调地唱道：“妈妈，原谅我罢！妈妈，原谅了我罢——”或许真像仇老师说的，香烟使他的歌喉沙哑，教人听得浑身难受，满心凄凉。

项小乐回到旅馆睡到上午十点，才取行李带到宿舍，第四节课还没有下。宿舍里一片寂静，惟有奇怪的一个声音在响，犹如驴在吃着甘蔗，既有嚼的坚实，又有甜的品咂，进去一看，一个马蜂腰的长脸男生，正缩着鼻子在距他两步的



单铺上坐着，大口吞食一个圆圈面包，狼吞虎咽，像已饥饿了一个世纪。他冲这男生一点头，表示友善地招呼，然后去搁皮箱，松行李，将床铺好。坐在床沿歇一口气，看那男生床下搁着画夹，问：“你也是美术班的？”

男生把手上的面包从嘴边挪开，含糊不清地边嚼边说：“嗯。你也是罢——怎么来的？”听小乐讲是坐车来的，立刻两眼放光，三两口将面包消灭干净，端杯子喝水咽了，紧赶着问：“坐什么车？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小乐见他眼睛亮得如猫见鼠，唬得一战，老实交待是乘客运汽车，当然是国产。他兴致登灭，沮丧地恢复神色，两眼斜吊着，犹如犯困打盹的猫眼，嘴里咕哝道：“操——”小乐莫名其妙，正要问他缘故，只听见一阵轻快悦耳的皮鞋声，由远渐近地过来，接着，一个大头短腿的矮子，犹如新完成进化过程的猿猴，蓬松着烫的卷发，穿牛仔裤，甩着一双牛皮鞋子，雄赳赳地走进来，在紧挨小乐的那张床前驻足，瞥一眼小乐，于宿舍内极窄的过道间踌躇优雅地踱一个来回，傲慢地对小乐道：“你是新来的？”小乐点头，作自我介绍，请教他的大名。矮子像不舍得展示心爱的珍物，不情愿地说：“你新来，没听说过——孙得功！”说完，两眼依然企盼他的反应。没料小乐立刻满脸敬意地说：“已经听说过了。孙得功的彩画，美术班里无人能比！改日一定请你指教！”孙得功虽意外这恭维，还是客气地接受，淡然一笑道：“名高难副，名高难副！”这么表示了谦虚，可能看小乐跟他邻床，又把他当人物恭敬，好像买卖的一方，收了钱要付货，便踱到小乐的跟前，踮脚拍他的肩，掷地有声地说：“只要下番苦功，你也会赶上我



的！”小乐虽给这矮子如此轻藐，但看他一派真挚，只好强笑着示谢。

孙得功拍过小乐的肩膀，去铺下掏张手纸，两条短腿节奏地甩着去了厕所。那长脸男生忽然哧地笑道：“到了午饭时候，他却往厕所里去；只带了餐纸，却忘了拿饭盒和饭勺，你该提醒他的——”

项小乐哑然失笑，道：“亏你想得出！”

“看他神气活现的样子，怎么不像吃粪吃的！”

项小乐笑道：“你不怕我把这话告诉他么？”

“你哪里会！”

“你又不了解我，怎么知道不会？”“我在宿舍里，只是为了等你。我父亲教我认识你，说你能把我当兄弟待。既是兄弟，又怎么会出卖我呢！”

项小乐讶然道：“你是韩愈——”心里想，了不得，若韩昌黎能够预知将来有这么一个人也叫韩愈，一定会另外选个名字。

“韩愈”道：“你的发音不对。不是痊愈的愈，而是云雨的雨——云雨是哪两个字，你知道不知道？旧小说里常写，说颠鸾倒凤，云雨一番！就是这个雨！”说完，暧昧地哧哧笑。小乐经他解释，才知道自己混淆，替韩昌黎松一口气，却为自己暗蹙眉头，心里想，自己昨晚的承诺，实际根本是随口的敷衍，不知道他父亲是怎么跟儿子讲的，居然使他逃课在这里恭候自己大驾，教自己来享受宠若惊似的荣幸。良工不示人以朴，好父亲不该拿没有养好的孩子来出丑，譬如六弦的琴，琴弦没有装全也教它出厂——自己蒙人重托，又得他



儿子隆重欢迎，也只好舍己芸人，听他还有什么曲子可弹。

韩雨又道：“看你样子，满脸都写着两个字——老实！我们既是兄弟，我告诉你，在这里做学生，千万不要让人觉得你老实可欺。美术班不同于一般的班，这个宿舍也不同于一般的宿舍。不过没关系，从此我是你的兄弟，我帮你想办法，给你出谋划策，自然一切全不在话下的。”

小乐见他一脸张良和孔明的神气态度，又好笑又好奇，便说：“幸亏有你，告诉我这些事。可我还是不懂，你要帮我谋划什么呢？”

韩雨神鬼莫测道：“天机暂不可泄。以后，自然会告诉你。”

小乐忍不住笑道：“你父亲还教我关照你呢——原来他并不了解自己的儿子，实际是个大智若愚的人。我真幸运，能遇到你韩雨，竟有托身鸾凤的感觉，倒要沾你的光。”

韩雨道：“同舟共济，相互倚仗。不过，最后还是我沾的光要多些。”

小乐玩笑道：“你总不会是拿我当鸭子喂罢？待肥了再宰了去吃——”

韩雨挠头皮，竟说：“嗯，你讲得差不多，好像就是这个道理！”

项小乐吃了一惊，对这韩雨平生几分畏惧。自觉对这初次会面的韩雨，实在并无至深的了解，况且人不可貌相，对他心里的东西，当然不能瞎子摸象般胡乱揣度。他又天机暂不泄，只好小心看他如何，反正不会给他真吃进肚子。可是韩雨却似乎已将他吃进了肚子，舌头还去嘴唇一舔，好像舔



去一粒喷香的肉屑，望着他诡异地笑，望得小乐毛骨都要悚然了，才忽然换副神态对他说，最近新来美术班的学生不少，自己比小乐先到半个月，跟他临床相挨的是跟他同期到的，名字叫鲁如皋，还有“特务”。没来得及详细介绍，下课兼午饭铃声响了，韩雨才打住话题，教小乐取餐具跟他同去打饭。因为小乐没有领过票，韩雨说，没有也罢，学生食堂是传达老头的老婆承包的，那老女人龌龊惯了，也不讲究卫生，饭菜里常有鼠屎苍蝇，学生大多不敢去吃，而到校门口马路对面的一家餐厅去买，那餐厅也专门对学生而设，还算可以。小乐听他讲得恶心，遂与他同去那家餐厅。

学生的午饭，自如山僧惯之蔬食，有几星肉片，便算是咬牙破戒的了，小乐入乡随俗，买一勺大锅菜叶，半碗清汤，就两个馒头，跟韩雨在张餐桌前饱餐了此顿。刚吃好，韩雨暗指进出学生里一个戴眼镜的，伏小乐耳朵底说：“他是美术班最神秘的一个人，名字叫霍宏，都称他霍大侠！”小乐愕然去看，只觉这学生平常普通，且是个近视眼，哪有什么大侠风范，就笑着摇头，说看不出什么神秘之处。韩雨道：“以后你就知道了。看不出不奇怪，开始我也看不出的；凡人都是有眼不明，有耳不聪的。”小乐惊讶他的这话，说：“你看得出，已经不是凡人了么？”韩雨道：“凡人还是凡人，不过——”忽然住嘴，望着他哧哧地笑，半晌又道：“实际上，我能看穿人家心里的事，藏在心底下的——你是什么样的人，也瞒不过我的。”小乐忽然发虚发毛，觉得这韩雨身上像附着了一个什么鬼，存心在跟自己捣蛋。慑于这无形的威胁，强笑一笑，居然不敢看他眼睛，心怦怦地跳，怕他讲出什么话来。可是